

〔美〕杰弗里·罗宾逊 著

# 亚马尼 与 欧佩克

艾哈迈德·扎基·亚马尼一度是  
这个星球上最有影响力  
的人物之一。

在20多年里，他作为

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大臣和

欧佩克组织的幕后

领导者，在世界石油市场上

及沙特阿拉伯政治变幻中

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

Yamani Yu Oupei ke

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

# 亚马尼与欧佩克

〔美〕杰弗里·罗宾逊 著

雷甲钊 吴 霞 朱筱红

祝世齐 周 鸿 王 伟

刘 崧 译

常玉田 校订

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

新登字062号

575-10

**亚马尼与欧佩克**

〔美〕杰弗里·罗宾逊 著

雷甲钊 吴 霞 朱筱红

祝世齐 周 鸿 王 伟

刘 崧 译

常玉田 校订

•

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28号）

邮编：100710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

•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02千字

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0

ISBN 7-80004-261-8/F·172

定价：5.00元

## 前 言

艾哈迈德·扎基·亚马尼一度是这个星球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在20多年里，他作为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大臣和欧佩克\*组织的幕后领导者，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及沙特阿拉伯政治变幻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1962年每桶石油只卖两美元时，费萨尔国王任命年仅32岁的亚马尼律师担任石油大臣。在以后的11年中，他摆脱了美国人对沙特阿拉伯的控制，并使欧佩克组织成为全世界石油界的主要力量。

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之时，亚马尼以阿拉伯石油为武器，一度左右了整个世界。1975年3月沙特国王费萨尔遭暗杀时，亚马尼就站在国王身旁。1975年12月，他被国际恐怖主义者卡洛斯绑架，并差点被谋杀。从那天起，对他的护卫比英国女皇还要严密。在70年代末期的恐怖岁月及进入80年代石油过剩的日子里，沙特阿拉伯站在促使欧佩克再次团结并竭力稳定世界油价的最前列。

他以贝都因人的精明和国际律师铁面无情的技巧，穿梭于国际舞台，并积聚了巨大的私有财富。在家里，他是一个

---

\* 欧佩克（OPEC）——石油输出国组织，创立于1960年9月14日，会员国包括：沙特阿拉伯、伊朗、伊拉克、科威特、委内瑞拉、卡塔尔、利比亚、印度尼西亚、阿联酋、阿尔及利亚、尼日利亚、厄瓜多尔和加蓬等13国。（译者注）

恪守教规的穆斯林信徒。到了欧美诸国他又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西方式美食家。他在西方广交朋友的同时，却在国内树立了不少敌人。到1985年底，亚马尼超过葛罗米柯成为世界上担任内阁正部级职务时间最长的人。然而，在1986年10月，简短的一句圣旨就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。

本书引人入胜，讲的是一位仅用微笑和眼神就进入了商业领域的奇人。通过对数百人的访问调查，作者杰弗里·罗宾逊将此内幕披露于众。

- 以前从未透露过的亚马尼倒台背后的潜伏危机。
- 操纵沙特阿拉伯国家事务的王家成员组织的内幕。
- 美国中央情报局何时何地以及如何一手造成了伊朗门事件。

• 吉米·卡特与亚西尔·阿拉法特为解决德黑兰人质问题的秘密接触。

• 法赫德国王15岁的儿子如何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少年。

- 费萨尔国王摧毁本国油田的秘密计划。
- 亚马尼如何提前近8年时间预见到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危机。

美国作家杰弗里·罗宾逊过去18年来一直住在欧洲。他近期的写实作品有畅销书《冒险的人》(THE RISK TAKERS)。这本书描述了一系列涉及金钱、自我和权力的人物肖像；续集《负债的百万富翁》(THE MINUS MILLIONAIRES)。他还著有两部小说：《彼特罗夫和其它游戏》(PIETROV AND OTHER GAMES)、《姜罐》(GINGEN JAR)，此外还有几本描写好莱坞的书。

他从宾夕法尼亚神学院毕业后，先在美国空军服役4年，后在法国南部定居。此后12年里，他以里维埃拉为本营，浪迹于世界各地，为英美的一些主要杂志撰写文章和短篇故事。5年前，他移居英国集中精力写书。他在伦敦结婚，现仍居住在那里。

参加本书中译本翻译的有——雷甲钊（前言、第一章沙特家谱、大事记、），吴霞（第二章至第五章），朱筱红（第六章至第九章），祝世齐（第十、十一、二十一章），周鸿（第十二、十三章），王伟（第十四章至第十七章），刘崧（第十八章至第二十章）。全书由常玉田校订。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章   | 序言            | ( 1 )  |
| 第二章   | 方枘圆凿          | ( 20 ) |
| 第三章   | 早年            | ( 38 ) |
| 第四章   | 欧佩克的诞生及亚马尼的崛起 | ( 52 ) |
| 第五章   | 接管阿美石油公司      | ( 66 ) |
| 第六章   | 第一次石油危机       | ( 80 ) |
| 第七章   | 禁运            | ( 90 ) |
| 第八章   | 亚马尼穿梭外交       | (101)  |
| 第九章   | 基辛格失算中东       | (111)  |
| 第十章   | 繁荣时代          | (122)  |
| 第十一章  | 费萨尔国王遇刺       | (134)  |
| 第十二章  | 卡洛斯绑架亚马尼      | (145)  |
| 第十三章  | 法赫德七兄弟集团      | (170)  |
| 第十四章  | 新闻明星亚马尼       | (182)  |
| 第十五章  | 第二次石油危机       | (198)  |
| 第十六章  | 与美国司法部的斗争     | (213)  |
| 第十七章  | 超级谈判能手        | (227)  |
| 第十八章  | 杰出的政治家        | (240)  |
| 第十九章  | 落泊的开始         | (246)  |
| 第二十章  | 亚马尼被解职的内幕     | (258)  |
| 第二十一章 | 后记            | (271)  |
|       | 沙特家谱          | (279)  |
|       | 大事记           | (280)  |

## 第一章 序

自1975年12月以来，什卡哈·艾哈迈德·扎基·亚马尼受到保护，贴身保镖不离左右。

他在国内的家里，沙特政府专门派了15个人保护。

他旅行时只带6个保镖。他们都是英国人。其中一人原是菲利普亲王的私家侦探。其他人以前不是当过警察，就是纳维亚航空公司的突击队队员。

这些保镖尽管着装极有分寸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全副武装。不管何时何地，他们总是带着步话机，每个人随时都能知道“老板”的确切位置。他们彼此不断联系，声音小得刚好能让对方听得见。……老板正在向小车走去……老板的车子正经过你的位置……老板正向公寓走来。进门时总是他们先打开门，环视一下房间，然后才让开道请老板进去。出门时他们先走出来，看看大街上是否有什么反常现象。旅行时他们坐在他的车里——因为他喜欢自己驾车，他们盯着前面的每辆车，观察停靠路边的每辆车，监视车后长时间尾随的每一辆车。车门、房门由他们开关。天井、走道由他们巡视。他们像德国短毛猎犬一样，主人出门时悄无声息地出来送行，不需要时便会悄无声息地一挥而去。

你也许会觉得如此森严大可不必。可是，假若国王费萨尔给人打死时你就站在他的身边；假若你被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卡洛斯绑架，而他又发誓要在某一天干掉你；假若有人几

次三番威胁要你的脑袋，而你又好几次差点儿没能逃掉……那么你就可以理解，6个经过特殊训练的高大保镖待在身边保障你的生命该是多么重要了。

他们说他们仍然处于危险之中。

你要问，危险来自何人何方？

他们回答，“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探听到。”

你问，是来自西方？还是阿拉伯世界？是宗教狂还是政治恐怖分子？

他们点点头，“差不离。”

如果现在他还面临危险，那这危险比从前可是小多了。1975年12月给他配备保镖后，他常说，自己恐怕得暴死。但由于他1986年底已退出了政府，他希望并祈祷自己暴死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。

他说：“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一命归天，也就用不着这么担惊受怕了。我真希望打发这帮年轻人走开。受人拘束可不合我的天性。我喜欢去公园散步，沿街遛达，闲逛商店。老被别人守着不合我的脾气。我希望哪一天能够摆脱所有这一切。”

然而，不论何时，只要有人敲门，他仍然感到紧张。

只要危险依然存在，保镖就得不停徘徊。假若你与他相处日久，而保镖整天围着你们，那么你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就会患上偏执狂症。假若你不习惯于受人保护，那么当你和一个被职业保镖护卫的人处在一起时，你会扫视每一丛灌木背后，警惕每一辆经过的汽车，老是担心什么人突然从电线杆后面一跃而起，对着你大开其枪。如此几次下来，你就会时不时地想到这么一个问题：假如有人向他开枪，我该怎么办？这种感觉极不舒服。即使你与他相处的时间再长一些，

那种感觉也不一定就会消失。这就好像牙痛虽然过去，但当时那种疼痛的滋味却让人难以忘怀。

只有当你坐下与他谈话时，保镖才会退下。然而，你必须学会在他们不断打扰的情况下生活。人们随时都会前来拜访，这是沙特人习惯的一部分。一些人打电话谈生意，另一些人打电话问候，更多的人顺便拜访，向他请教。

前来拜访的人们和被请来聊天的人们络绎不绝。他用咖啡和果汁招待客人，还有长沙发前桌子上摆着的大筐椰枣和无花果。如果客人运气好，他们会吃上阿月浑子软糖。这种糖与杏仁软糖质地相似，但味道要比蛋白杏仁糖果好得多。

于是你坐下来与他谈话，其间不时被人打断。与他谈话时，他总是盯着你的眼睛。谈到他觉得有趣的事时，他会朗声大笑。但是说到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时，他会身子前倾，加强语气。他不像西方人，从不假装十分关心某一话题，也不彬彬有礼地笑脸相迎，时而点头表示“同意，同意，说得有理。”

他从不那样。他只是坐在那儿，眼睛紧盯着你，手里玩弄着念珠。至于他脑子里在想什么，你是无从猜测的。

他坐在那里，像发牌的玩家盯着你，却又不肯把牌甩下。他缓慢而又审慎地讲着。这种习惯根深蒂固，正是那些知道自己的谈话将会变成头条新闻的人所特有的。而且，谈不上几句，他便会不动声色地把话题转到你身上，而且总是以守为攻。有时就连本来无足轻重的内容，他也不肯轻易说出来。

这次进城，您打算呆多久？这很难说。打算呆到星期二吗？也许。下一步打算去什么地方？这要根据许多情况来定，如果告诉你我去什么地方，就得谈起这许多情况，所以

还是不说的好。

他早已计划好在星期五离开滑雪胜地前往日内瓦，计划盘算了一星期，但直到星期四晚上才会告诉别人。计划好星期二离开日内瓦去美国，计划定了一星期，但直到星期一下午他才说。

去做生意？噢，是的。您将去美国哪些地方？也许好几个地方。

也许，你必须这么小心谨慎，因为担心安全的人从不与人讨论自己的旅行计划。也许无聊的会谈是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长处，而中东人并不擅长。

几年前，亚马尼的一个朋友住在沙特阿拉伯亚马尼的家里，他发现半夜里电话铃常响。每次铃响之后就有几分钟悄悄的谈话声，然后亚马尼就会出去。有时他离开半小时，有时好几个小时，夜夜如此。他的朋友非常好奇：“你都忙些什么？”亚马尼答道：“没什么，生意上的事。”一周后，凌晨3、4点的电话铃声仍旧那么频繁，于是他的朋友又试探着问了一次，但这次他没有开门见山：“半夜打电话，这人一定是疯了。”而这次亚马尼却直截了当：“可你应该明白，国王有权在他喜欢的任何时候叫我。”

另一方面，亚马尼也是非常坦率、直言不讳的。

在日内瓦最豪华的饭店的顶层客房里，我采访了亚马尼。从这儿眺望远处的湖泊，景色十分壮观。多年来，这里一直是他在日内瓦的办公室。几英里以外的湖心岛上，他还有一座15个房间的别墅。周围的草坪修剪得非常整洁。屋内的法国古式家具，做工考究，仿古波斯地毯构图精巧，室内室外各有一个游泳池，还有一个专门让他打坐静思、依照穆斯林传统祈祷诵经的房间。在那个洲际饭店里，他曾是欧佩

克每届年会的中心人物。尽管那些日子已经结束，但在这里他仍感到舒服，适得其所。

咖啡桌上精制的筐里盛着水果和椰枣，银托盘里放着雕花玻璃大水罐，水晶高脚杯里盛着新鲜的石榴原汁。

保镖守卫在饭店套房的前门，闭路电视摄像机监视着门廊，任何接近套房的人都被看得一清二楚。女仆呆在别的房间里，随时应召前来。屋里安了两架电话，好像总有一个男仆等在电话的另一端。只要亚马尼拿起电话说，请给我再拿一点果汁来，几秒钟之后男仆就会端着托盘出现。

亚马尼身着一套裁剪得体的西服，那是在伦敦西区萨维尔罗街高级男服店专门定制的。

长沙发上放着英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报纸，美国的新闻杂志。他的右边就是两部电话机，好像每隔几分钟就要响一次。

这次采访，他表现得很直率。我给他看了一篇剪报文章，上边说他为了返朴归真，每年夏天都要住在沙漠中的帐篷里。他挥挥手指指周围的摆设装饰，然后看着我，好像我疯了似的。“你看我现在是住在帐篷里吗？”

这时我说，“我听到了有关你的财富的一个数字。”

他说，“告诉我。”

我说，“加上你的房地产，有五亿美元之多。”

他想了一会才说，“没那么多。”

我问，“相差很大吗？”

他说，“如果不计房地产，是相差很多。即使加上房地产也低于这个数字。”

接着我问起了他的第一次婚姻情况。他再一次表现出坦率。“我第一次婚姻不成功，也许原因很多，因此我们分手

了。现在，我和我非常爱的人结婚了。再次结婚之前，我非常谨慎，等了9年。我把结婚也看作是对未来的一次投资。人老了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那时，你需要一个人理解你并爱你……有一个人和你在一起，你就能更清楚地回忆往事。

亚马尼的第二个妻子塔玛姆，是个黑头发的漂亮沙特女子，身着法国时装设计家设计的高级服装，曾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学习生物。他们是在石油部一个人的婚礼上相遇的，那人拿来一沓婚礼照片给亚马尼看，亚马尼指着站在新娘旁的塔玛姆问他那是谁。主人安排了一次正式的介绍。过不了多久，亚马尼按照传统方式，向塔玛姆的父亲提出了求婚。

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贤妻作内助——如果此话不假，那么可以说亚马尼的故事也就是塔玛姆的故事。塔玛姆兄妹5个，她生长在一个十分重视家庭和睦和教育的家庭。因此，她要求自己的子女也要尽可能多地与父母呆在一起，所以无论住在东方还是前往西方社会，全家总是和睦融洽，兴趣盎然。比如，每个孩子都能像讲母语阿拉伯语一样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。

当时她30多岁，亚马尼去哪儿她都跟着。沙特阿拉伯有着一整套传统的行为规则，夫妻间自然显得冷淡、矜持。但如到了西方，亚马尼和塔玛姆就像当地的夫妻一样，手拉着手走路，常常还互相看上几眼。她若站起身来离开房间，他会不顾客人在场用英语叮嘱道：“别偷吃东西，待会儿就要吃饭啦。”她会笑嘻嘻地说，“我又不是去吃什么东西。”他会说，“噢，你是想吃。”她说“不，我有重要的事要做。”然后，他会笑着点头，“你又想说要给你妹妹打个电话？”这是他俩怡然取乐的一种游戏。

亚马尼中等个子，粗壮身材，面孔本来挺宽，但正在变

白的山羊胡子使脸部显得较窄。他头发棕黑带红，几乎成了红褐色。眼睛深褐色，接近黑色。声音柔和，眼光独特，柔和之中渗透着一种极端的自信。很难准确地描述他的容貌，最好是你亲眼目睹，特别是当他的眼睛圆睁，脸庞充满笑意的时候。这种气质，是女人不会注意不到的。而他本人深知这一点。有这么一件事。70年代初他还没有配备专机，旅行只能乘坐普通民航机。有一次，他要从纽约飞到旧金山。这条航线，乘客非常多。在纽约经常见面的一个人偶尔对他说起他也想去加利福尼亚，但所有的航班都已满员。亚马尼对他说，跟我到机场去，我能让你坐上飞机。到了肯尼迪国际机场，亚马尼办理登机手续时，对柜台后面的女服务员提出要求，要她在同一航班上再找一个座位。这位女服务员抱歉地说，这架飞机的确已经满员，而且候补乘客登记表上的名单也很长。亚马尼笑了笑，伸手握住她的手，仔细看了一会儿，又给她讲了一通手相算命之类。这还不算，他又若有其事地搓搓她的手心，同时直直地盯着人家看。结果，他离开服务台时手里有两张登机牌。

亚马尼与前妻生有两女一男，他们均已长大成人并为亚马尼生了5个孙男孙女。他与第二个妻子生有三男两女，他们还小，尚未成家另住。

他还有另外一个“女儿”。亚马尼19岁那年，他的父亲从马来西亚旅行回来时带着一个女婴，这是个孤儿。亚马尼的父亲同意收养她，虽然穆斯林并无西方人所说的“收养”这个概念。他把女婴交给了亚马尼，说，“把她当作你的女儿一样抚养。”虽然这个女孩是亚马尼的母亲带大的，而且现在自己也有了孩子，但亚马尼仍把她视如亲生女儿。

“我非常恋家，全心爱着我的妻子、我的孩子和孙子孙

女。他们使我感到快乐。”他经常与自己家人呆在一起，有时也和朋友的家人一起度过时光。亚马尼被解职那年的冬天，他带着全家到瑞士小住，与朋友们滑了一个月的雪。孩子们参加了当地人的滑雪赛，亚马尼和塔玛姆像所有的父母一样，穿着滑雪服，手拎“傻瓜”相机，等在终点。

6个月后，亚马尼和塔玛姆带领随行的朋友和孩子，从意大利的撒丁岛出发，到法国科西嘉岛去作一日游。他领着30位成年人，带着十几个孩子，乘坐自己的游艇。游艇长达270英尺，1973年刚造好时，据说是当时世界上最漂亮的两条船之一。经过3个小时的航行，他们到了博尼法乔。这时亚马尼听说镇里没有公共汽车，出租车只有3辆，而其中两辆也不知开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但是，码头上停着一列橡胶轮子的小型观光火车。于是他包下了整列火车，租用两小时。大家都挤进车里，开往乡下，这使孩子们尤其快活。他们独占一家饭店饱餐之后，于当晚回到了船上。这时亚马尼发现一个小贩，出售气球和塑料手镯。黑暗中手镯上的绿色熠熠发亮。他买下了全部东西，一手从小贩手里接过气球，另一只手接过那些闪光的绿色玩艺儿。孩子们向他围过来，喜出望外地争抢自己的一份。正在这时，一个法国妇女及其丈夫发现了他。她盯着亚马尼几秒钟，然后抓住她丈夫的手说，“亚马尼？”她指着这个拿着绿色玩艺儿和15个气球的人。“不可能，不，亚马尼？”她不断地摇着头。“不可能。”

如果那时她丈夫告诉她说那就是亚马尼，她一定会无限惋惜地说，“可怜的人，他竟然落到了这个地步，跑到博尼法乔卖气球来了。”

他每天定时锻炼身体，十分注重自己的体重变化。他散

步、游泳，甚至旅行时也带着一张折叠式蹦床，每隔几小时就站上去跳它20分钟，这样能促进血液循环。冬天里他尽可能呆在瑞士山区旅游胜地，住在60年代中期购置的一套公寓里，房间不大但非常舒服，而且地处滑雪胜地。“我从不下滑，因为那样锻炼不了身体。而越野滑雪使人呼吸加快，心跳加速，这种锻炼非常重要。”过了这个季节后，他每天蹬踏车，举哑铃，以保持体形健美。他也非常注意饮食。虽然亚马尼从早到晚要接待川流不息的不速之客，而且经常在吃饭时间，但他自己吃得并不多。

阿拉伯人认为，如果食物足够15个人吃，那么来上20个人也能对付。而在亚马尼的饭桌上，每次吃饭极少低于10—15个人。午饭一般要到下午3点才开，而晚餐常在夜里10点才上桌。每餐饭都会变成小宴会，至少都有七八个菜。通常有鱼、禽、肉、米饭、土豆、蔬菜，还有作为甜点心的瓜、果之类。

尽管身边总是食物成堆，而他却能躲就躲，总是不吃午饭。即使到了晚上，他也只吃一些鱼、蔬菜、酸奶、蜂蜜、椰枣、坚果仁 and 水果。

“在西方的宴会上，给你第二次上菜时，如果你说不用了，或者第一次上菜你只要很少一点，人们是会理解你的，他们理解你为什么不肯多吃。而在世界其它地方，有时每一道菜你都得吃，并且每次都要吃很多，否则就会得罪主人。”

有一次访问斯里兰卡，贾亚瓦德纳总统请他吃早餐。他穿了一套黑色西装以示对主人的尊敬，并期望主人能上一些像咖啡、卷饼或水果之类的食物。然而事与愿违，直升飞机把他送到了一座山间别墅，总统敞着衬衫接待他。他们坐

下来——面对一桌热气腾腾的咖喱早餐。

“他穿着白衬衫，凉爽舒服，而我穿着一套黑色西服，还打着领带，吃的又是麻辣的早餐。我汗如雨下，热不可支。有些饭确实吃得不容易。”

他喜欢吃的零食是阿月浑子果仁。事实上，他是世界上少有的能够深入讨论阿月浑子的人之一。他问我：“你喜欢阿月浑子吗？”说着就拿起电话问仆人，“刚带来的阿月浑子搁哪儿啦？”仆人只好连麻布袋一块抱过来给他看。因为来不及用银盘子托着，袋子剪开了一个口，大约有10公斤阿月浑子。他将麻布口袋放在我俩之间的地上，抓一大把出来说，“土耳其阿月浑子比伊朗的稍小一点儿，但要甜得多。”采访过程中我俩根本吃不完那么一大袋子，但的确消灭了不少。

到了美国，他又成了当地烹饪技术方面的行家，知道在波士顿什么地方能找到美味冰淇淋。到了英国，他在哈罗兹东瞅西问，在保健食品柜台前花去大量时间，寻找适合自己口味的各种食品。在家里，一有可能他就自己做饭。他自己种植水果和蔬菜，并从也门购买特殊咖啡豆自己加工。

一次离开南美之前，他驾车经过一个芒果摊，他停下车来问摊主：整摊芒果全买下多少钱？那人有些吃惊，随口报了个价。

亚马尼指着另一个摊问：“那个呢？”

摊主摇摇头说，他的报价不包括第二个摊子。

亚马尼解释道，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问那个摊多少钱？”

两个摊的所有芒果他都买下了，飞机上摆得到处都是。那以后的一个星期里，所有拜见他的人离开时都大包小包地